

西方神秘故事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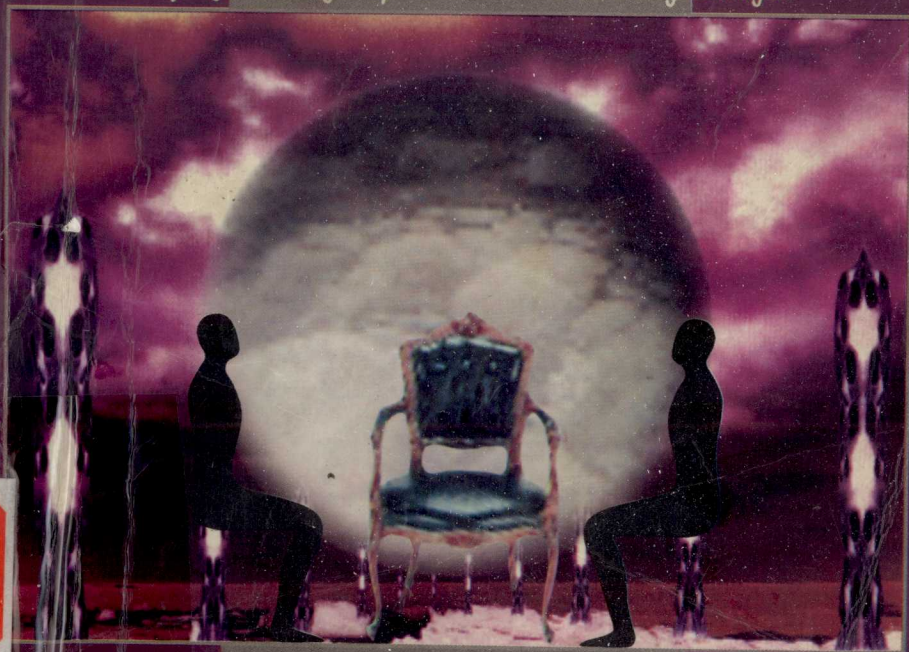
耿晓谕 主编

第十二号座位上的乘客

DISHIERHAOZUOWEI
SHANGDECHENGKE

张月 柳明 王涛
译

Xifang Shenmiguoshiji Dishierhaozuoweishangdechengke



Zhubian
Geng xiaoyu

百花文艺出版社

西方神秘故事集

436375

耿晓谕 主编

第十二号座位上的乘客

张月柳明王涛

译



204363759

百花文艺出版社

第十二号座位上的乘客

主 编 · 耿晓谕
译 者 · 张月 柳明 王涛

出版 发行 ·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插页4 印张12¼ 字数290000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5306-2692-2/I·2406 定价：18.00元

内 容 简 介

神秘阴森,让人疑惧的魂灵鬼怪,扑朔迷离、险象环生的怪异案件,古怪离奇,曲折错综的生活故事,均由国外此中高手创作,作者手法娴熟,往往在叙述描写之外,极尽烘托、渲染、铺陈之能事,使得故事情节生动,人物栩栩如生,充满神秘气氛,令人惊异、恐惧的同时也紧紧地攫住了人们的好奇心,让你不能不往下读。作者们以高超的技巧,把理智与狂妄、怪异气氛与日常现实掺为一体,使神秘故事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颤栗的快感(代序)

耿晓谕

客厅里，两个人正在对话。

“你对此怎么解释呢？”

“我无法解释，我也不打算不懂装懂。”

“这么说，你认为那纯属超自然的现象了？”

“我们本来对什么是自然——它的力量和界限——就搞不清楚，又怎么能断定什么是超越它，什么不是超越它呢？”

“那你相信确有其事喽？”

“当然，我从不怀疑这一点。”

周围的人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是鬼故事！”一个人喊道，“啊，太棒了，给我们讲讲吧！”

“呃，不，”另一人说，“我会整夜睡不着觉——不过我还是太想听听了。”

小的时候，常听人讲神秘莫测的兔子的故事。这种兔子，你只要能用帽子罩住它，或是抓住它的耳朵，不让它接触地面，它会满足你提出的任何要求。后来我养过两只兔子，现在我相信，那么做是为了克服这一动物在我心里留下的恐惧。那时候，尤其

是傍晚或夜间，大人们总爱给我们讲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周围静悄悄的，间或能听到蟋蟀的吱吱声，或远处的犬吠声。月亮在云中穿行，有时半天也露不出面来。正凝神聆听之际，偶尔会吹来一阵微风，使得头顶的树叶沙沙作响。听到最关键处，有的孩子会“哇”的一声，用手捂住耳朵。但他很快就会把手放下或松开，谁也不愿意漏掉最精彩之处。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幽灵或鬼魂的恐惧消失殆尽了。然而今天，当我面对这些故事时，我又获得了童年时的颤栗。这些故事远非儿时听到的那些所能相比，它们曲折、生动、引人入胜。每一个故事都有它的独到之处。尽管被吓得头皮发紧，身体收缩，但还是忍不住要看下去。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很难解释清楚。不过，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心理是人与生俱来的。我姑且称之为“快感”。那么，人对一些可怕的场景趋之若鹜，恐怕就是要得到快感的满足。

除了幽灵小说，这里还收集了上乘的神秘、悬念和哥特小说。读者对前两种都不陌生。至于哥特小说，它是18世纪末流行在英国的一种小说。它描写恐怖、暴力、神怪，以及对中世纪的向往。故事通常发生在哥特式建筑，尤其是阴暗、荒凉的古堡之中。小说情节恐怖、离奇，富于神秘气氛。这里收集的是三部非常著名的哥特小说。

或许有人认为这些作品纯系消遣之作，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我可以随便列举一些作家，这里收有他们的作品。如威尔斯、柯林斯、吉卜林、史蒂文森、亨利·伍德夫人、丹尼尔·笛福、盖斯凯尔夫人、玛丽·雪莱、狄更斯等等。他们以卓越的技巧，把理智与狂妄、怪异气氛与日常现实掺为一体，使神秘故事远远超过只供消遣的水平。鬼怪、幽灵、闹鬼的房屋等在他们笔下都显得

极为真实可信。

这套书的诞生经历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们要反复筛选，把最具可读性的作品呈给读者。另一个原因是，很多故事只能在白天翻译和抄写。晚上从事这项工作需要有惊人的勇气，因为你面对的是一扇总也关不上的门、一个已死多年人的突然造访，或是你床下的细微的呻吟声等等。它的译者每每被惊得不寒而栗、左顾右盼或蓦然回首，大有身临其境之感。

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建议读者只在夜深人静时阅读。那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不过，如果读的过程中你害怕了，你可以给朋友打个电话谈谈你刚读的东西，你也可以找家人跟你一起读。这是经验之谈，因为我常常这么做。另外，尽量不要给孩子讲这些故事。总之，你要当心，这些是非常要命的书。

目 录

- 颤栗的快感(代序) 耿晓谕(1)
- 七个诅咒 萨缪尔·豪坎·爱德玛(1)
- 一念之差 奥特斯·洛·柯亨(14)
- 忧伤之眼 瑞塔·维曼(31)
- 蒙德谋杀案 格利特·伯格(53)
- 幸运的渔夫 威廉姆·麦克哈根(78)
- 十字路口的药店 埃利那·考曼·斯通(84)
- 手杖之谜 R. T. M. 司各特(96)
- 夜间追捕 法拉德·克尼(109)
- 罪恶的世界 佛拉瑞·欧康诺(130)
- 麦克奎生之旅 厄尼斯特·哈斯(148)
- 识宝专家 埃文瑞特·若德斯·卡特(161)
- 伯顿的替身 卡·约·戴利(176)
- 绝境逢生 威尔·佩那(197)
- 一片红色天竺葵花瓣 爱默德·皮尔森(211)
- 奇中之奇 克拉伦斯·克兰德(221)
- 怪人办案 比·威廉斯(269)

第十二号座位上的乘客.....	木恩·科丁顿(286)
手中之鸟.....	欧文·科布(305)
在雾中.....	里查德·威廉斯(326)
死亡与伴侣.....	达希尔·汉密特(374)

目 录

(1) 曹雪芹.....	(10) 曹雪芹(续)
(11) 曹雪芹.....	(11) 曹雪芹(续)
(12) 曹雪芹.....	(12) 曹雪芹(续)
(13) 曹雪芹.....	(13) 曹雪芹(续)
(14) 曹雪芹.....	(14) 曹雪芹(续)
(15) 曹雪芹.....	(15) 曹雪芹(续)
(16) 曹雪芹.....	(16) 曹雪芹(续)
(17) 曹雪芹.....	(17) 曹雪芹(续)
(18) 曹雪芹.....	(18) 曹雪芹(续)
(19) 曹雪芹.....	(19) 曹雪芹(续)
(20) 曹雪芹.....	(20) 曹雪芹(续)
(21) 曹雪芹.....	(21) 曹雪芹(续)
(22) 曹雪芹.....	(22) 曹雪芹(续)
(23) 曹雪芹.....	(23) 曹雪芹(续)
(24) 曹雪芹.....	(24) 曹雪芹(续)
(25) 曹雪芹.....	(25) 曹雪芹(续)
(26) 曹雪芹.....	(26) 曹雪芹(续)
(27) 曹雪芹.....	(27) 曹雪芹(续)
(28) 曹雪芹.....	(28) 曹雪芹(续)
(29) 曹雪芹.....	(29) 曹雪芹(续)
(30) 曹雪芹.....	(30) 曹雪芹(续)
(31) 曹雪芹.....	(31) 曹雪芹(续)
(32) 曹雪芹.....	(32) 曹雪芹(续)
(33) 曹雪芹.....	(33) 曹雪芹(续)
(34) 曹雪芹.....	(34) 曹雪芹(续)
(35) 曹雪芹.....	(35) 曹雪芹(续)
(36) 曹雪芹.....	(36) 曹雪芹(续)
(37) 曹雪芹.....	(37) 曹雪芹(续)
(38) 曹雪芹.....	(38) 曹雪芹(续)
(39) 曹雪芹.....	(39) 曹雪芹(续)
(40) 曹雪芹.....	(40) 曹雪芹(续)

七个诅咒

萨缪尔·豪坎·爱德玛

对一个即将死亡的人来说，时间是毫无意义的，目前对我来说就是如此。我的双腿已完全麻木，失去了知觉，肯定是断了。一阵阵的昏厥使我觉得生命已远离我而去。所以，在我清醒之前，我不知道自己在这灌木丛中躺了多久。醒过来之后，我非常害怕。这并非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对这座阴森的房子——迪诺之宅的恐惧。它在月光下像一个沉思的巨人。这里曾连续不断地发生过神秘的惨案。如果我死在这座可怕的宅子旁边可是太不幸了。

月亮升起之时，我听到有小汽车的声音，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一辆小汽车停在了路边，然后有两个人说话的声音，其中一个语调平和而疲惫，我一下子听出这是我的朋友，国家的卫生官员。另一个人的声音非常刺耳，尖刻地抱怨着什么。

“威纳先生，我对你负责这座房子有意见，这里边有十万元的可动资产，可是既没上锁也没警察看守。”

“警察和士兵是看守不住它的。”威纳自信地回答。

“你怎么这样说，”另一个咆哮着。通过他们的谈话，我知道这个人就是赛尔·迪诺，我面对的这座可怕宅子的建造者。

“今晚我看守这个地方，”威纳说，“如果你愿意的话，过后你可以再返回来亲自察看一下。”

“我猜你和这村里的人都希望看到我是第七个，”老迪诺反唇相讥。

“当然，”医生用轻蔑的口气说，“像你这样无视人类规则的人，最应该生活在极端的恐怖之中！”

“你胡扯！”老迪诺恶狠狠地说，“我什么也不害怕，包括女人和恶魔，你要记住，威纳，谁这样说我，谁将没有自由。”

“挪开一点。”另一个人用同样的语调说，“你挤着我了。”

小汽车呼啸而去，我还是一个人躺在这儿。我曾努力去分辨他们的谈话，但虚弱的身体不听使唤。现在，尽管我不愿意沉湎在迪诺之宅的往事中，可不由自主，关于它的传说像到处疯长的长春藤似的，传遍了附近整个村庄。这座房子座落于一个安静的山谷之中，在它衰落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邪恶的事情。它的第一位女主人病死在这富丽堂皇的房子里，留下了六个面目冷峻，阴阳怪气的孩子。这些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也比老迪诺的第二个妻子大。她的到来比这所房子里所有的秘密都令人费解。她是那么年轻、优雅、活泼，怎么也猜不出她为什么要嫁给迪诺。在这所房子中，她迅速枯萎下去。她的到来并没有驱散这个家庭的阴影，反而关于她受迫害的传说从这个遥远的小山谷迅速传到了四英里之外的小镇上。传说中，家里的每个男人都有份，尤其是父亲赛尔·迪诺和他最小的儿子马丁·迪诺最令人不齿。

不久，传说变成了可怕的事实。九月的一个晚上，她离家出走，然后又回来了，衣着单薄而且神经错乱，嘴里絮絮叨叨地说着残忍的罪行，她的丈夫跟着她，并把她带到威纳医生那儿。她当着丈夫的面诅咒这所房子，咒骂自己嫁给了迪诺，诅咒他的六

个儿子，从最大的丹诺尔一直到最小的马丁，尤其恶毒地诅咒马丁，让上帝在她死后给她一个公平。她发誓，这座房子就是她复仇的工具。

“她发烧烧昏了头，”威纳医生告诉赛尔·迪诺，“你一定不能把她带回去，否则我无法预料还会发生什么。”

她回去了，几个月后，她咳嗽着说她无法忍受冷漠无情，然后就死去了。迪诺一家的厄运也随之而来，虽然赛尔·迪诺从咒语中解脱出来，但他看到了他的儿子一个个死去：其中两个与他妻子同一年死去，最大的儿子是第二年，另一个是第二年的冬天，第五个一周前才死去。他们每一个人都无法与命运抗争。只有一个儿子，就是最小的马丁与父亲大吵一架后被赶了出去，逃跑在外，又幸存了一年。如果当时他在家，他能逃脱得掉这血淋淋的场面吗？大家都说不可能。人们把这座宅子叫七个诅咒，而且充满愤恨地期待着第七个的实现。

现在，你们明白为什么我临死前还蔑视这座住宅了吧。虽然将踏入死亡之门，我还是满腔愤恨。当我一动不动地躺在灌木丛中时，我也诅咒这座可恶的宅子。

突然我觉得有一个东西迅速穿过我和宅子之间的一片草地。它是一只肥大的灰猫，在专心地捕捉猎物。它悄悄地沿着蔷薇花墙走，这时好像有什么动静惊动了它，它伸直身子猛地一跳，便消失在夜幕之中。几乎同时，我看到两个人出现在蔷薇花墙边，向我这边走过来。一个是黑人，拎着个袋子，就坐在离我几码处，他的同伴又瘦又黑，脸色如死人一般，用手捂着胸口不停地咳嗽。

“我到旁边看看，”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们得在这儿等布瑞德。”

“你不是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吧，维尔！”那个黑人恳求着说，“不要这样，伙计！”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另一个询问。

“我讨厌这个地方，还有一只黑色的猫，在这地方碰上黑猫是非常不吉祥的。”

“它不是黑色的，你这蠢货，是灰色的猫。”另一个人不耐烦地说，“哎，你瞧！这是什么？”

他被我的坏摩托车绊了一脚，一摸到它，他的牛一样的眼睛里闪出了光芒。

“像冰一样凉，”他说，“太棒了，我猜他的主人今晚是不会再回来了，说不定正躺在医院呢，上帝助我！”他的声音非常奇特，令人感到很不舒服。

但是那个黑人并没感到安慰，他催促着说：“我们快离开这儿吧，说不定一会儿有人来。”

“谁来谁倒霉。”维尔把手放进口袋，口袋鼓鼓的似乎有什么硬邦邦的东西。“需要我再提醒你我是你的主人维尔吗？”

“别——别！”那个黑人战战兢兢地说。

“那么，你就牢牢记住吧。哎，布瑞德来了。”

过来的这个人又矮又胖，肩膀很宽，肌肉发达像个职业运动员，衣服紧绷绷地裹在身上。

“这是个非常安静的地方，”他说。

“你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了吗，布瑞德？”那个黑人胆怯地问。

“你这蠢猪，少胡说！”维尔大声喝斥。

“什么穿白衣服的女人？”布瑞德问。

“这个镇里的人都说，”那个黑人又讲，“有一个女人经常在

这儿散步，有时还有五个男人陪着她，他们在等另一个。人们管这所宅子叫七个诅咒！”

维尔一句话也没说，就猛地朝那黑人脸上扇去，一顿痛打之后，维尔变得非常虚弱。

“你这样胡言乱语是想让我的计划成为泡影吗？”他严厉地说，“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那黑人哭着、颤抖着屈从了，从袋子里摸出一件工具。

“这很容易，”布瑞德安慰那黑人说，“窗户在下端，你看，恰好在低凹的人行道上边。”

那黑人双膝哆嗦着走了，布瑞德就问维尔，“你认为这儿有什么女人吗？我也听说过一些传说。”

“即使有，”维尔咬着牙恶狠狠地说，“我也要踏破这座宅子与这些地狱里的恶魔做对。”

布瑞德猛地抽了一下，伸出两个手指迅速地画了十字。

“上帝保佑我完成这件任务。”维尔冷笑。

“我想祈求一点平安，这是吉普赛人的故事里告诉我的。你不需要它，你当然不关心了。我和黑人乔治不一样。我的卜算卡片上写着：恶魔潜伏在你身边一所陌生的房子里。”

维尔激烈地咒骂着他，并喊，“我怎么尽遇上些懦夫、笨蛋？”

“看那只猫！”布瑞德说。

月光下那只猫清晰可见，它闪闪发光的眼睛盯着乔治，乔治迅速而又害怕地沿着墙爬向窗户，到窗口后，他就熟练地忙乎开了。维尔用土块投那只猫，它一跳便钻进隐蔽处。

“也许它是这里的猫，想进屋去。”他说。

“也许，”布瑞德说，他的恐惧情绪稍稍缓和了一下。

“从窗户进去，”维尔说，“我为什么要相信门是锁着的呢？你

听到什么动静了吗？”

“没有，你说这意味着什么？”布瑞德充满疑虑地问。

“它意味着我们很快就可以得手了。不是吗？”

维尔的语调非常肯定。布瑞德没有回答他，专心致志地盯着房子。但我看到他那强壮的肩膀一直夹着，哆嗦着。

“乔治真是好样的，”维尔夸奖道，“一旦他开始干，就干得非常好。”

确实，黑人乔治麻利地推开了窗户进去，但里边太暗了，什么也看不见。

这个盗贼向前试着走了两三步，突然发出了一声窒息的尖叫，随后窗户玻璃噼里啪啦地就碎了，我看到他的胳膊像打了连枷似的举在头上，好像一个将要淹死的人。他从开着的窗户中冲出来，跃过窗台，痉挛地抽着，重重地倒下了。过了一会儿，我从他躺着的地方听到一阵轻微的声音，大概是在做最后的挣扎吧。然后一切都安静下来了，我转头看那两个同伴。布瑞德愚蠢的脸上一片茫然，维尔脸上非常激动而惊奇，他绷着每一根神经，屏着气一动不动地站着。此时周围一片寂静，只有两点黑色的血从窗台上滚落下来。

布瑞德喘着气，猛地扭过身子想跑，但维尔紧紧地抓住他。

“你敢跑，我杀了你。”他说，“呆在这儿等我一会儿。”然后他拎着左轮手枪，不顾咳嗽和恐惧折磨着他那弱小的身躯，穿过草坪。那只猫非常感兴趣地望着发生的一切，维尔转向它，手扣扳机。但这只猫狡猾地逃脱了。他瞄着它的背影站了一会儿，我猜他肯定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强迫自己的脚向前挪动，走向乔治倒下的地方，弯下身子仔细察看了一番。做完了这一切后，他好像变得更加固执和残酷无情。

一会儿他回来了，恶魔一般的脸上显得杀气腾腾。

“乔治完了。”他说。

布瑞德睁大眼睛盯着他。“完了？”他嘴里咕嘟着，“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怎么知道？除了他手腕上出血之外，身上没有其他痕迹。无论如何，我们得把剩下的事情做完。”

布瑞德前后摇晃着他那肥厚的身躯，悲叹道：“恶魔潜伏在一所陌生的房子里。”

维尔伸出一只大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让我回家吧！”布瑞德呜呜咽咽地哭了。“让我回家吧，这地方太可怕了。”

“布瑞德，这房子里有十万元的财产。”

呜咽声停止了。

“几分钟的事情你就可以得到五万，怎么样？”

“不，不，我不要！”布瑞德恳求着，孩子似的任性地说，“我不干，我宁愿什么都不要。噢，上帝，保佑我吧！”

“你这死狗，还是祈求上帝赐给你勇气吧，你必须干。”维尔一字一顿地说。

“不，不，你——你去干吧，”布瑞德面无人色，结结巴巴地说。

“我！如果我有力量爬过那墙，而不把这烂肺咳出来，我会和你这样胆小如鼠的家伙啰嗦这么多吗？”

“我不能。”他绝望地哭着，“我们走吧，别要这些钱了。”

“如果你不愿意要钱，那你就拿命来。”

维尔邪恶地拎着左轮手枪，瞄准他的胸膛。布瑞德一惊，赶快向前走了几步。

玉
精
神
是
足
辰



“让我先看看，”他恳求着。

“好吧，”维尔冷冷地不耐烦地说，“你先看看吧。”

“不能站在这儿，从这儿我什么也看不到，那边有棵树，在那儿，你帮我放哨，我上去看看。但如果看到什么东西，我就放弃。”

“我相信你，”维尔迫不及待地打断他，“快点，记住这个玩意。”他摸了摸手枪。“你知道我会怎么干的。”

“不要说这些！尤其是在这儿！”

“那你就拿出勇气来吧！”

布瑞德爬到树上，向窗户里面窥视着。突然这棵橡树的树叶一阵阵哗哗啦啦地响起来，像杨树叶似的，吓了他一跳。

“你看到什么了？”

“人影！”

“什么人影？”

“白色的，在屋子中央，一共有六个。”

“什么？”维尔喘着粗气，勉强向前走去，咬牙切齿地低声骂着，用左轮手枪顶着布瑞德，他不得不从树上下来，急匆匆地穿过草坪，向墙上爬去，一点一点地挪着，一看到他的同伴乔治的尸体，他差点掉下去。

“稳着点！”维尔冷冷地大声说，“我告诉你，房子里没有人。”

“没有人我也害怕，”可怜的布瑞德，抓着窗台又转过脸恳求，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一张绝望而恐惧的脸。“我不敢呀。”他痛苦地喊。

“一”，维尔故意数着。“二”，我知道，一旦“三”字喊出口，一颗子弹就会穿透布瑞德的身体。尽管布瑞德吓得半死，但他知道不干的后果，所以他哭着，深吸了一口气，看了维尔一眼，把头伸进窗户里。